



魔幻西沱

□乐水

盐巴水陆贸易的重要口岸。从四川到湖北，穿越武陵山的盐运大路就经过古镇，巴人后裔称这条路为“巴盐古道”。因为有长江和巴盐古道，这里闭而不塞，隔而不绝，客商云集，自古为巴楚商贸的边陲重镇，川江和巴盐古道上的重要节点。

西沱古镇不仅是商贸兴镇的典范，还是首批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镇。这是一张响当当的名片。近年还申办了中国非遗旅游小镇、重庆市民间文化之乡等。历史文化底蕴厚重，也是西沱旅游业兴盛之本。西沱据此打造成“4A”景区。

石柱本地有句调侃语：“西沱人狡猾。”此话的背后其实另藏深意。不是贬责，实为佩服。古镇的沧桑历史，就是一部抗争拼搏史，一个“争”字渗透进了古镇人的骨髓。“光石板上为人”的西沱人，“凿石成路，破石扎根，踏石留痕”，开创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从“石栓码头、木船社、长江轮船公司”到“4A 景区”的四次深刻变革，走过了艰难而曲折的百年创业创新之路，这也就是古镇人异乎寻常的“争”取幸福的密码。不争，在石板上就会站不

住。这是西沱古镇人的性格特质。

西沱古镇既为商人汇集之地，也反映在建筑文化的多样性上。这里不仅有土家吊脚楼，还有“徽派”建筑。不足三公里的坡坡场上，有江西会馆（关帝庙）、四川会馆（张飞庙）、湖广会馆（禹王宫）、福建会馆（万天宫）等二十几座。这些远道而来的客商，来往于长江和巴盐古道上，也必然具备“竞争”意识，他们不仅靠“争”在这里站住脚，也把文化习俗传入。

一条大河，一条大路，一道天街，一道脊梁，构成西沱古镇梦幻般的四梁八柱。

西沱古镇独特的地理优势，熔铸了特有的豪迈气质。在长江和巴盐古道交通运输大道上，民族大融合、文化大碰撞，对西沱古镇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不屈不挠，勇于登攀”的背盐汉子，就是长江码头人和巴盐古道“拼搏”精神的活化石，也留下“开放·包容·和善”的宝贵品格。

走进西沱古镇，丰富的历史文化在这里传承，独特的建筑艺术魅力大放异彩，大江大路在这里神奇交汇，记录川江小镇的辉煌与沉沦，共同缔造了“魔幻西沱”。（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故乡

□刘辉

总是不自觉地嗅到
熟悉的气息
就把自己或深或浅埋进
那些扎眼的词语里
有时，埋进一阙山歌
盖上几声鸟鸣
目光起起落落
看白云在水田里翻滚
最不能容忍的是那缕炊烟
模仿母亲摇动的手臂
而我的脚步
却量不出城市与乡村的距离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预报(外一首)

□熊林清

三坪村的几十亩桃林开了
许多人在朋友圈里晒出与桃花的艳照
一惊一乍的，仿佛梦里的小情人
突然降临

西边三十里远的花栗坡
不见一朵桃花
但空气中荡漾的仍是满满的新鲜气息
一个人在水田里种藕
一只阳雀在不远的林子里叫唤

风从河边吹来，带着雾团
那些油菜还把头缩在碧绿的叶片中间
酣睡，不肯睁开灿烂的眼睛
可能需要一声惊乍的鸣唱
来摇落菜心上那些明晃晃的露珠

流水已把空气洗得又透又亮
池塘抢先晒出了自己刚刚开光的玉照
也许明天，也许一个星期
桃花就会开过来
随即又淹没在一浪一浪的菜花中

那个人仍把头埋向自己的水田里
佛尚且拈花而笑
他已修炼到满眼不见一片花瓣
只有一支支就要冒芽的藕节

花事

只一个晚上，花栗坡几百亩油菜花就全开了
抢在桃花之前占领了广阔的舞台
浩浩荡荡，恣肆放纵
仿佛它们才是花栗坡的主

那些叫桃叫杏叫梨的
全被挤到昏昏晃晃里，一脸委屈
像谁家的小媳妇，嘟嘟囔囔
正抱怨着被人遗忘的命运

幸好每一只蜜蜂都不嫌弃
无论是灿烂的黄，羞涩的红
还是秀气的白，它们都尽量做到
雨露均沾，尽量让每一朵花的味道
都能渗进花栗坡的记忆

是的，“没有一朵花是多余的”
但不是每一朵花都那么幸运
还有多少来不及被蜜蜂命名
黄昏的山边，一滴冷露
就让它们香消玉殒

花栗坡，谁知道该会有多少绿叶
在花间酣眠，做着春梦
如果没有一枚蜂刺
还有多少子房在春梦里不肯醒来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我跟父亲学犁田

□唐安永

“叽叽喳喳”叫唤，似乎在催促水牛卖力前行。放眼翻犁开后均匀铺排在田间的泥块，宛若一行行流动的田园诗画，美不胜收。

我上初三的春季，学校特意放假一周，吩咐我们回家帮父母闹春耕。回到家中，正在擦拭犁铧的父亲一边从嘴里取下旱烟袋，一边大声说：“明天正好我要去翻犁水田，一来你帮我打下手，二来我教你犁田。”

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早晨，一群群燕子在空中翩翩起舞，父亲牵着水牛，我肩扛犁头跟在后面。来到田间，父亲先讲了犁田的要领，再亲自示范一遍，然后叫停水牛，示意我去驾驭犁头。

照着父亲的样子，我左手握住拉绳和竹鞭，右手握住犁手，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犁铧。随着竹鞭声响，受惊的大水牛一用力，犁头猛然从手中滑出，一脸茫然的我眼巴巴望着大水牛拉着犁头歪歪斜斜地在田间滑动。一旁的父亲赶紧叫停水牛，扶起犁头示意我再学一次，一边还对驾驭的要领进行了再次强调。

早餐

□吴凤鸣

已坚持为他们免费提供早餐481天，免费送出了23910份。

刘小勇，一个年过半百的中年男人，不胖不瘦，渐白的头发打理得干净整洁。在与他的交流中，他说话沉稳有力，不疾不徐。跟他聊着，他会时不时低头沉思，仿佛那一瞬间又回到当年的情景中去了。

“我50多岁了，经历了生活的种种，当过农机水电员、机电安装工、培训班老师、高级建筑师……吃了生活的苦，也感知了生活的甜。人生不易，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下去，才不觉得亏待了自己。”刘小勇完全不像一个拥有过几千上亿资产的大老板，倒像一个邻家大哥，生活归来，予我们以生活的宽慰。

德国著名诗人海涅说：“认识了生活全部意义的人，才不会随便死去，哪怕只有一点机会，就不会放弃生活。”刘小勇深谙此理。



2015年，正值壮年的刘小勇查出肝硬化，离肝癌一步之遥。他很庆幸上天眷顾，后积极配合治疗得以痊愈。2019年，他在游泳时不幸被卷入漩涡，差点丧命。很多人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刘小勇笑笑说，他不想也不愿让自己就这样死去。至于福不福的，不强求，也不去想，努力做好想做

的事，珍惜每天的晨曦和夕阳。
清晨的阳光洒向火锅店的楼顶，东城大道上的车辆和行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刘小勇站起身，目送吃完早餐的环卫工和老人，他此时觉得身上有一种无穷的力量，拉着他迈开大步。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理环境对当地人性格特质的形成影响十分深刻。

一石成山，一梯成街，构成西沱古镇风貌特征。万里长江，唯有西沱古镇直立于江左之上，一条独街，伸展近三公里，像一架云梯，直达山顶。这条街也称“云梯街”和“通天街”。其实它就是一坡石梯子，凿在巨石上。五六米的狭窄街道，两边建满了木房子，开设了商铺。从远处看，西沱古镇就是一座海市蜃楼，一幅天然的水墨山水画，如梦似幻。因此，这条独一无二的云梯街，有“万里长江第一街”之美誉。

西沱也称西界沱，缘于长江流经这里，转了个湾，形成回水沱，如怀抱妇女，肚大如箩。因为这里早已被江水冲刷成一块石板，土地稀少贫瘠，过去争地争水纠纷不断，凿石建墓，成了西沱古镇的习俗。

西沱因江而起，因商而兴，因盐而盛。有典籍记载，清朝乾隆时期，这里“水陆贸易，烟火繁盛，俨然一沼邑”。太平天国和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成为



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对栽秧、拔谷、犁田、耙地等农活甚是精通，乡亲都称他是种田高手。

春雷炸响，春天的序曲就在广袤的田野慢慢拉开，农事生产的号角也在田间地头奏响，父亲总会重复着他的那句话：“又该翻犁水田啦。”

每年下犁的第一天，吃过早饭，父亲总会抱着一大捆嫩草，送到生产队牛圈，那头蓄养了一冬的大水牛倏地翻身爬起，摇头摆尾有滋有味地吃起来。随后，水牛便跟着肩扛犁头、卷着裤腿的父亲来到田间。水牛不停甩动尾巴，时不时向父亲喷几个响鼻，父亲一边吧嗒着旱烟，一边给水牛套上轭头。只听“啪”的一声，父亲飞舞着手中的竹鞭，水牛往前猛地一蹿，每迈一步，都会溅起一片水花。

很快，一道道黝黑的泥块便在田间不断翻卷开来，宛若长龙翻鳞，亦如波浪翻卷，时不时引来小鸟，在泥块上相互追逐，快乐地找寻虫子。偶尔，也会有一两只大胆的鸟儿飞到水牛头上

“今天的早餐有面条和稀饭，给厨房说再加一个鸡蛋。”刘小勇好久没到火锅店去了。昨晚陪几个外地客人吃了火锅喝了酒，早上想去店里喝点稀饭，顺便看看店里的公益早餐情况。他简单收拾了下车到了店门口。看到今天的早餐比较单一，赶紧吩咐店员给大家加鸡蛋。

时间尚早，还不到7点，店门口早已排起了吃早餐的队伍。旁边的摆台上，早已摆满了一碗一碗的面条和稀饭。穿着橘黄色外套的环卫工和一些70岁以上的老人有序地一手端着面条，一手端着稀饭走向一旁的圆桌。大家围着大圆桌，开心地吃着。不一会儿，一个店员便端来还冒着热气的鸡蛋，分发给大家。一旁的刘小勇喝着稀饭，抬头看着吃得香甜的老人和环卫工，很是欣慰。

刘小勇自从开办龙崖洞火锅以来，坚持每天给万盛环卫工和70岁老人免费提供早餐。小面、稀饭、米线、鸡蛋等，换着花样来。到目前，刘小勇

